

## 《經典釋文》與金陵音系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邵榮芬《經典釋文音系》剛於1995年6月由臺北學海出版社出版。這肯定是漢語聲韻學研究中一部重要的著作。

一直以來，我們研究隋唐時代的中古音系，都是以《切韻》、《廣韻》為中心，其他音義著作中的切語資料僅視作參照系統，旨在顯示不同的方音色彩。而中古音系也就在《切韻》的巨大影響下漸漸定於一尊了。有時我們會產生一個錯覺，以為漢語音系在隋唐時代本來是統一的，後來才逐漸分化出今日各地不同的方言音系。然而事實卻剛好相反。陸法言《切韻序》云：「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云：「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選精切，除削疏緩，蕭〔該〕顏〔之推〕多所決定。魏著作〔彥淵〕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口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可見陸法言等並沒有泯除當時的方言差異，他們只是為詩文創作訂出一套適用於全國範圍的韻書；由於他們連聲母也辨析清楚，因此也就具有標準音的意義了。《切韻》後來成了標準的中古音系，而且更成了漢語聲韻學的權威著作，上推古音，下開各地方音，儼然成了整個漢語音系的神經中樞，也許陸法言等人當年未必有這分奢望的。五十年代學術界曾經對《切韻》的性質展開過激烈的辯論，有人認為《切韻》是綜合音系，也就是古代超方言的讀書音；有人認為《切韻》是洛陽音系，也就是單一音系。個中的是非我們暫時不想討論，而邵榮芬的主張則站在後者一邊。

邵榮芬《切韻研究》於1982年3月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在書中，邵氏詳細討論了《切韻》音系的性質、《切韻》的聲母、《切韻》的韻母、《切韻》聲母的音值、《切韻》韻母的音值、《切韻》的聲調等各項，指出「《切韻》音系大體上是一個活方言音系，但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別的方言的特點。具體地說，它的基礎音系是洛陽音系，它所吸收的方音特點主要是金陵話的特點」。《切韻研究》可以說是邵榮芬對《切韻》理論的總結。現在邵榮芬的《經典釋文音系》出版了，而且更認定為當時的金陵音系。《切韻》的洛陽音系和《釋文》的金陵音系南北輝映，相互補足，自然可以把中古音系描寫得更具體細緻了。邵《序》云：

有充分的理由肯定陸氏〔德明〕反切音系是當時南方的標準音系，也就是當時的

金陵音系。它與以洛陽語音為基礎的北方標準音系，也就是《切韻》音系是當時南北並立的二大標準音系。

邵榮芬甚至把《釋文》音系稱為《南切韻》，為漢語語音學增添了成系統的豐富的史料，南北雙璧。在這個意義上，《經典釋文音系》一書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經典釋文音系》共分七章。第一章導論，第二章聲母，第三章韻母，第四章聲調，第五章聲韻配合關係，第六章結束語，第七章同音反切字表。

第一章導論主要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經典釋文》音切中的標準音，雖然陸德明博采衆家異讀，但「首音總是標準音」(頁 10)，邵氏以大量例證指出「陸德明繁富的音切並不是主次不分，雜亂無章的，其中確實包含有標準音」(頁 11)。如果不首先確立這個觀點，那麼整篇論文可能就站不住腳了，一推就倒，所謂《釋文》音系可能就剩下一盤雜碎而已。同時邵氏為了貫徹這個觀點，因此他在收集音切的時候就得嚴守「首音」的條件，盡量排除掉非陸德明的讀音。當然，陸德明也有一字兩讀或多讀的情況，有時首音也可能只是陸德明批判的對象而已；邵榮芬認真處理，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干擾。二是《經典釋文》的重音音切，那是指陸德明有時會兼註兩個或多個音切，從《廣韻》的角度看都是同音的，約有 380 例；邵榮芬認為這只是「同音重出」(頁 28)，並不表示任何語音上的差異。其實這兩項論題邵榮芬早在八十年代就單獨抽出來發表過了，前後觀點也沒有甚麼變化。<sup>1</sup>

第二章聲母，邵榮芬認為「陸氏音系的聲母共有三十個，較《廣韻》少知、徹、澄、娘、邪、俟、船七母」。因此，陸德明的聲母表是：

幫組：幫滂並明  
 精組：精清從(邪)心  
 端組：端(知)透(徹)定(澄)泥(娘)來  
 莊組：莊初崇(俟)生  
 章組：章昌常(船)日書  
 見組：見溪羣疑  
 曉組：曉匣  
 影組：影以(頁 119)

這些聲母上的差異在《廣韻》音系看來幾乎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也沒有當代官話方言的內部差異那麼大。如果邵榮芬的結論可靠，那麼洛陽話和金陵話的差異似乎就相當於今天普通話跟臺灣的國語一樣，只是由於政治長期分裂而導致語文及文化產生了

1 參邵榮芬《略說經典釋文音切中的標準音》，載《古漢語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又《經典釋文的重音音切》，載《中國語文》，1989年第6期。

變異，卻非語音的質變。我們不會說普通話跟國語是兩個音系，那麼洛陽話和金陵話大抵也沒有質的不同了。

第三章韻母。邵榮芬說：「陸德明音系的韻母不計重紐共有 251 個。較《廣韻》少支、之韻系 9 個，齊韻三等 1 個，殷韻系 4 個，刪韻合口入聲 1 個，耕韻系二等開合口 7 個，庚韻三等開合口 8 個，咸韻系 4 個，共少 34 個。另外冬韻上聲，哈韻三等平聲，產韻合口上聲，歌、戈兩韻三等平聲都缺字，又少韻母 5 個。合起來共少 39 個。」(頁 221)又邵榮芬註云：「《廣韻》韻母據《切韻研究》，臻、真合併，嚴、凡合併，不計重紐共 290 個。」(頁 224)又云：「其中三等韻的分類據拙著《切韻研究》。」(頁 222)邵榮芬將《釋文》音系跟《切韻研究》放在一起討論，好處是相互比較；可是《釋文》音系如果一直沿用《切韻研究》的推理模式，求同存異，《釋文》音系可能就只成了《切韻研究》的附庸，結構相似，可是卻談不上金陵音系的特點了。例如在重紐研究方面，邵榮芬在《切韻研究》中早已力排衆議，認為重紐三等與舌齒音為一類，重紐四等自為一類，與衆家的區別不同。在《經典釋文音系》中，他又重新統計了重紐韻部唇牙喉音三等(甲：3502 條)、唇牙喉音四等(乙：1350 條)與舌齒音(丙：5509 條)切語下字的混切數目，依然維持原議。表三云：

甲+丙	甲丙互切	%	乙+丙	乙丙互切	%
9011	1165	12.96	6859	1174	17.11

這裏表三乙丙互切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百分數都比甲丙互切的多。不過不僅絕對數多的極有限，百分數多的也很有限。這種微弱的多數沒有多大統計意義，雖然不能把它們作為乙丙同類的證據。(頁 133)

可見邵先生只是秉承他在《切韻研究》中的觀點，利用《釋文》的音切材料再統計一次，反駁董同龢及周法高將重紐四等與舌齒音合為一類的說法。其實，如果只根據《廣韻》及《釋文》的反切材料，無論將舌齒音與重紐三等或重紐四等合併，都很難完全符合。我倒有一個看法，如果大家都承認唇音可以不分開合的話，那麼重紐韻的舌齒音可能根本就沒有這兩類的區別，既可以切唇牙喉音三等，也可以切四等。我無意於為這兩說打圓場，事實上這兩說大家都可以提出一些證據，不能隨便否定。不過，如果我們根據《釋文》的重紐材料按個別的韻部逐一考察，那麼有些韻部可以很清楚的顯示唇牙喉音三等的反切下字自為一類，基本上不與四等或舌齒音相通，例如支韻、侵韻、質韻；有些則跟舌齒音的反切下字有條件的相通，例如脂韻、真韻、仙韻、宵韻、鹽韻、緝韻；有些可能即將泯除重紐區別，例如祭韻、薛韻，看來真的要分別對待了。<sup>2</sup>邵榮芬合起來統計，可能沒有多大意義。

2 參黃坤堯《經典釋文的重紐現象》，《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5年。

第七章同音反切字表佔了半冊的篇幅，將陸德明的音切材料全部羅列出來。此章分十五攝，區聲別韻，工程浩大。而且校勘精細，極見苦心。可惜編排方面比較混亂，有些手寫的非常用字及符號根本就無法區別出不同的印刷體及其含義，增加讀者閱讀時的困難，美中不足。

《經典釋文音系》一書提供了大量準確豐富的音切材料，條分縷析，極具參考價值。至於邵先生的研究方法，以至觀點結論，我們還有所保留，不盡同意，也許假以時日，我們還是可以慢慢瞭解的。